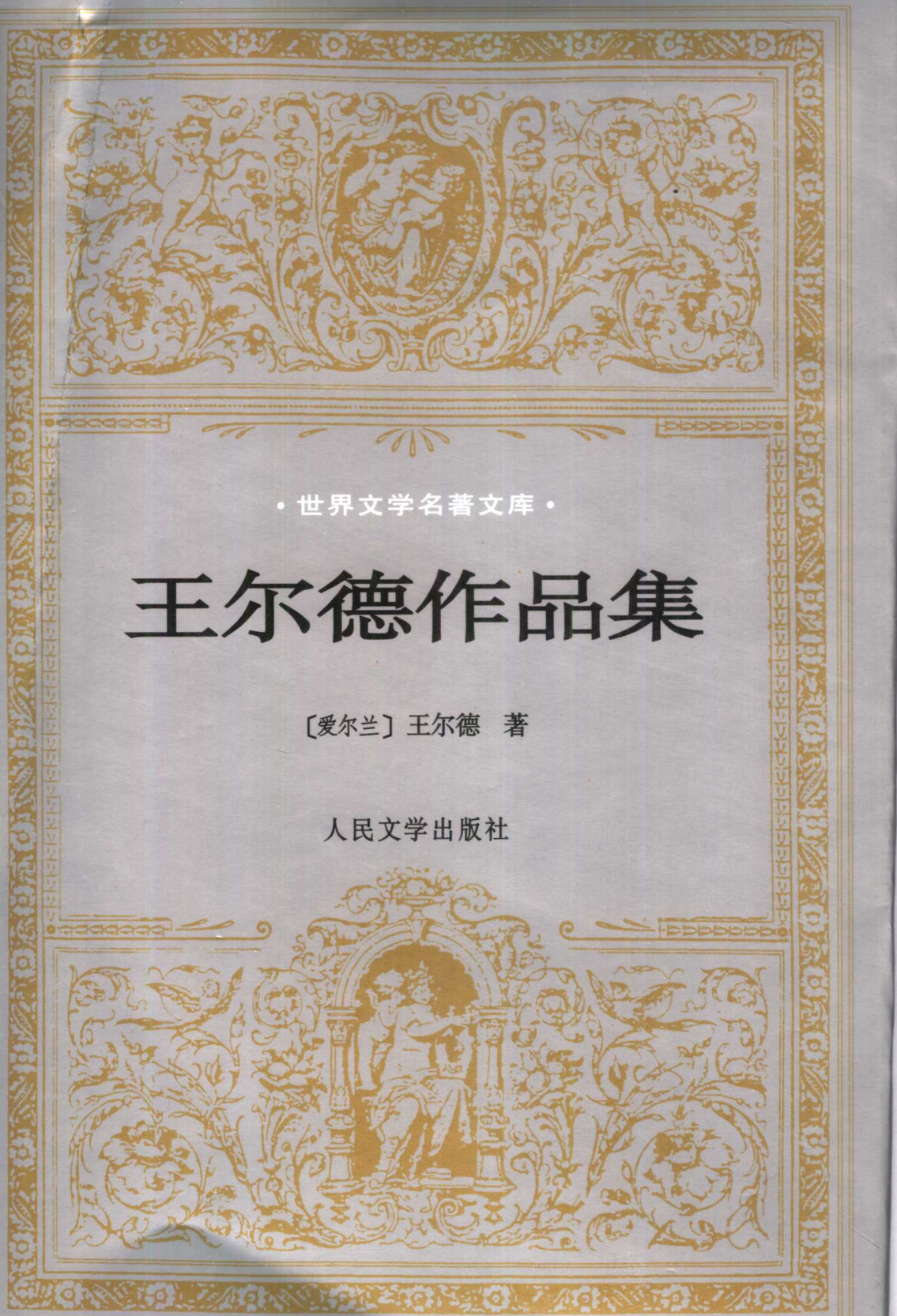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王尔德作品集

〔爱尔兰〕王尔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王尔德作品集

[爱尔兰] 王尔德 著

黄源深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尔德作品集/(爱尔兰)王尔德(Wilde, O.)著;黄源深
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2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ISBN 7-02-002461-0

I. 王… II. ①王…②黄… III. 文学-作品综合
集-爱尔兰-现代 IV. I56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071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责任校对:王鸿宝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印制:李 博

王尔德作品集

Wang Er De Zuo Pin Ji

[爱尔兰]王尔德 著

黄源深 等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4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125 插页 1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02-002461-0/Z·387

定价 36.80 元

前 言

奥斯卡·王尔德生于一八五四年，卒于一九〇〇年，只活了四十六个春秋。他的写作涉及诗歌、童话、长篇和短篇小说、散文、论文、杂文和戏剧，且每一种体裁的作品都给世人留下了珠玑之作。随着当代世界文坛对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的深入研究，许多颇具权威的百科全书都公认他为“才子”，这或许算是对他的狂傲的“盖棺”之论吧；因为他活着时曾在不同场合和不同作品里都说过这类的话：

我只有我的天才需要申报。^①

像我这样的天才总有一天会被人赏识。^②

伟大的激情为灵魂的伟大而设，伟大的事件只有一样伟大的人才看得见。^③

恶大莫过于浮浅。^④

我是我的时代的艺术和文化的象征性人物。^⑤

然而，王尔德活着时，他的不羁行为却是他树敌过多的主要原因。他引起争议还由于他的文学和艺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即批评家所谓的“唯美主义”。他相信艺术优于生活。他活着时表现出来的花花公子习气其实是他试图把生命转化成艺术的努

① 王尔德首次到美国讲学在纽约海关说的话。

② 引自其童话《非凡的火箭》。

③④⑤ 引自《自深深处》。

力。他在这方面实践的最灾难性的事件是，他和青年美男子道格拉斯勋爵彼此吸引，双双出入上流社会、文学圈子和伦敦各剧场、饭店和咖啡馆，成为当时伦敦的一道风景线。他的这种行为还应了他的另一个著名主张：“艺术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事业，而艺术家的生活却最不宜严肃。”

显然，王尔德的主张和行为都是超前的，他尽可以在象牙之塔里谈论，甚至在其作品里阐述，哪怕在讲演里张扬尚可让人忍受，但他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实践，这就必定会踩住卫道士们的痛处了。老道格拉斯昆斯伯里侯爵和儿子一向矛盾重重，又见儿子和王尔德一起伤风败俗，便把矛头对准王尔德进行攻讦。一场官司由此引起。在法庭对证时，小道格拉斯当证不证，当说不说，大有关键之时血浓于水之嫌，结果王尔德败诉，以同性恋有伤风化罪判刑两年，在皇家雷丁监狱服苦役，身心受到无可估量的摧残。出狱后移居巴黎，三年后便客死他乡。

王尔德的一生就是这样简单明了，恐怕连一张履历表都填不满几栏：上学——写诗——娶妻生子——一帆风顺地写作——一场官司。由此，他的许多传记作家都把他的写作和他的生涯比作一出戏：从闹剧开始，以悲剧结束。他的整个创作过程几乎是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自然流露和天才表述。他年轻气盛激情满怀时写诗；生儿育女时写童话；思想成熟需要阐述时写剧本；受到迫害时写杂文抨击人性堕落和社会腐败。

我们这个集子就是基本按他的生活历程选收他的作品的。

首先是《道连·格雷的画像》。这是他的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有哥特式情节剧的特色。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叫格雷的美少年，他幻想一辈子保持青春和美貌，于是请画家霍尔华德为他画了一幅肖像。格雷不满足于欣赏美和保持美，还尽可能地享受生活，甚至不惜伤风败俗和作恶犯罪来发泄他的物欲。他这种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生活在他的画像上反映出来：格雷依然青春貌美，但画像渐老且丑。格雷最终忍受不了这种变化，用刀插向画像。但人们却发现墙上的画像青春焕发，容貌美丽，地下躺着一个死人，一把刀插在他的胸口，面貌丑陋不堪。

小说构思奇谲，情节怪诞，是一部现代寓言：格雷象征生活；画像象征艺术，象征美；画家象征灵魂之浊。王尔德认为：人的灵魂像小女孩，躺在地上又哭又闹。人在灵魂驱使下尽可能多地享受生活以至作恶堕落。然而物欲是没有尽头的，终有自杀的那一天。而艺术虽可能为生活所累，但一旦挣脱便依然美丽。这就是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的最成熟也是最著名的论断：艺术优于生活。整部小说写得如散文诗，如诗如画，亦和他的较早的童话十分接近，这是我们因篇幅所限，忍痛割爱他的早期诗和童话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选收的是他的五部戏剧。从创作数量和质量看，王尔德无愧于“戏剧家”这一称号。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七九年出版一部权威性的《戏剧家》，不仅收入王尔德，并认为他的戏剧最有特色，对英国戏剧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也是他的各种创作体裁中把唯美主义与社会现实结合得最紧密的。

王尔德的成名作是《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写一个阅历丰富名誉不好的女人，有一颗没有玷污的灵魂，暗中保护着一个随时会身败名裂的少妇(即她自己的女儿)。《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1893)却在剧中起着教育儿子的至关重要角色，在儿子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坚持己见。王尔德通过两个不为上流社会所容的女人，对男人的冠冕堂皇的行为提出质疑并予以谴责，多次出现“理想丈夫”这一提法。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王尔德发表了《理想丈夫》(亦可译为《一个理想的丈夫》)。奇尔顿是

一个楷模式的政治家，一个前程无量的议员，但他的前程是他多年前出卖内阁密件换来的。在一个女人的要挟下，他又准备第二次出卖国家利益。关键时刻花花公子戈林子爵救了他。这三个剧本可看作是王尔德的系列剧。它们的内在联系是前两个剧中的女主人公都在生活上有可指摘之处，不为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的女人所接受，但她们都有健全的内心世界，都是非常有责任感的女性。《理想丈夫》中的男主人公是上流社会的宠儿，被多少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男女视为“理想丈夫”，而实际上却是一个为了官位不择手段的政治动物。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王尔德不看他们的外表，而重在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使他的戏剧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悬念大，结局往往出人意外。

王尔德在他的《自深深处》里有这样一段话：“基督一直在找寻的是人的灵魂。他把这称为‘上帝的国度’，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他把这比作小东西，一小粒种子，一小团酵母，一小粒珍珠。只有摆脱了所有与之不合的情欲，所有习得的文化，不管好坏所有的身外之物，然后才能领悟自己的灵魂。”

由此可以看出，王尔德一直在寻找的是人的灵魂，探讨的是肉与灵之间的关系，认为“心之美”才是问题的核心，也是他的唯美主义的核心。“理想丈夫”一点也不理想，而生活上有严重缺陷的女人恰恰灵魂健全，堪称“理想妻子”，至少是王尔德心目中的“理想女人”。

《认真的重要》是王尔德的喜剧代表作，也被公认为英国喜剧的最佳作品之一。剧中主要男女人物都仍沿袭他前几个剧本中的社会环境，但剧中探讨的命题则是“认真”。这是一个从德国席勒到英国狄更斯等著名作家都探讨过的命题。王尔德调动一切喜剧效果，讽刺挖苦了十九世纪末泛滥于英国社会的一种虚假和病态的“认真态度”，锋芒直指维多利亚时期道德规范。

《莎乐美》是王尔德的最后一个剧本，也是他最成功的一个悲剧。故事出自《圣经》：莎乐美是朱迪亚的王希律·安提帕的续弦希罗底的女儿。希律王十分迷恋继女莎乐美的丽质，对她宠爱无度，以至以施洗礼者乔卡南的头为许诺，请莎乐美跳舞。莎乐美无比任性，其根源是她爱上了乔卡南，由爱发展为恨：她吻不到活着的乔卡南，最终吻到了死去的乔卡南。她因此被希律王下令乱刀砍死。

《莎乐美》只是一出两三万字的独幕剧，却在英国伦敦舞台引起轰动：首先是因为其内容不当（当因宗教方面）而遭禁演，后因它是英国第一个象征主义悲剧又引起争议。剧中的莎乐美是一个象征形象：她为了得到乔卡南的头不顾一切，不惧一切，舍弃一切。这个人物对王尔德尤其有象征意义：首先象征他对唯美主义不屈不挠的追求，其次预兆着王尔德我行我素的悲剧结局。

《莎乐美》还没有发表，王尔德便因有碍风化罪被投入监狱，开始了两年的牢中苦役。出狱后定居巴黎，用“塞巴斯蒂安·梅尔莫斯”为笔名继续发表作品，其中包括他在狱中写给他的密友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的书信，取名《自深深处》。这是他一篇最具批判现实力量的作品。他从他与道格拉斯的友谊说起，恩恩怨怨直指上流社会及其卫道士们；他用忏悔的心情追述年轻气盛时不懂社会，不谙人际关系，犯了许多可悲的错误，浪费了许多光阴；作品的主要力度在于通过阐述基督这个形象，从深处探讨灵魂自救问题以及灵魂摆脱物欲、情欲和文化习俗等问题，并且借助具有一颗高贵灵魂的基督这一形象，写出了这样一段文字：

……他同情穷人、关在牢里的犯人、下等人、受苦受难的人，但更多的是可怜富人、死心塌地的享乐主义者、那些

浪费自己的自由而沦为物的奴隶的人、那些身穿绫罗绸缎住着王宫侯宅的人。对于他，财富和享乐比起贫穷和悲哀来，似乎真正是更大的悲剧。

这话何止是在谈论基督，不也是大彻大悟的王尔德在谈论他自己吗？刚刚被打入大牢时他几次试图一死了之，后来心灰意懒，萎靡不振，坐牢大约一年多后才慢慢坚强起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重新审视朋友、民众和社会，思想境界大有豁然开朗的升华，如果他写给过去的密友道格拉斯的狱中书简《自深深处》是这种转变的总结性文件，那么，他出狱后创作的长诗《雷丁监狱的歌》就更是王尔德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完美结合的结晶了。王尔德这双能创造出流芳百世的文学作品的手，只因他身陷囹圄，就不得不：“我们缝袋子，我们捣石头/我们翻动土灰色的垄沟/我们敲铁皮，我们喊圣诗/我们推磨累得汗流不止/可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恐惧依然呆着不曾挪动。”恐惧什么？当然是生与死的大问题。坐牢的人比常人更接近死神，因为他们更清楚或甚至可能亲眼目睹一条生命的终止：“可在空中抽动灵巧双脚/那滋味怎么也不会美妙！”这样一个在死刑架上吊死的姿势，诗人写得多么无耐、凄厉而又不失美感！最可贵的是王尔德对他所处的社会产生了这样富于总结性的认识，并在这首诗中反复吟写三次：“可谁都在把所爱的杀死/你不妨听听每人的方式/有人使用恶毒的尖眼/有人使用阿谀的巧言/懦夫使用轻轻的一吻，勇汉使用尖利的刀刃！”

二〇〇〇年是王尔德逝世百年忌日，仅以此书纪念这位美学大师。

苏福忠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

目 次

道连·格雷的画像(小说)	1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戏剧)	221
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戏剧)	301
理想丈夫(戏剧)	387
认真的重要(戏剧)	497
莎乐美(戏剧)	575
自深深处(论说文)	613
雷丁监狱的歌(诗歌)	731

道连·格雷的画像

黄源深 译

序

艺术家是各种美的东西的创造者。

揭示艺术,隐去艺术家,是艺术的目的。

评论家是把自己对美的印象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一种新东西的人。

批评的最高形式和最低形式是自传式的批评。

在美中发现丑的含义是一种并无可爱之处的堕落。那是一种过错。

在美中发现美的人是有教养的人,这些人很有希望。

认为美就是美的人是卓越的。

书没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只有写得好坏之分,如此而已。

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厌恶,是卡利班在镜中窥见自己面容时所表现出的狂怒。

十九世纪对浪漫主义的厌恶,是卡利班在镜中没有窥见自己面容时所表现出的狂怒。

人的道德生活部分构成了艺术家的题材,而艺术的道德在于完美地运用不完美的手段。

艺术家并不希望证实什么,连真实的东西也是可以被证实出来的。

艺术家没有道德取向,如有,那是不可原谅的风格的矫饰。

艺术家没有病态的,艺术家什么都可以表达。

思想和语言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的工具。

善与恶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的材料。

从形式的角度看,音乐家的艺术是一切艺术的典型,从感觉的角度看,演员的技巧就是典型。

一切艺术既具有表层意义,又具有象征意义。潜入表层底下的人得自己承担风险,读出象征意义的人也得自己承担风险。艺术所真正要反映的是旁观者,而不是生活。

对一部艺术作品意见的分歧说明这部作品有新意,有复杂性和生命力。

当批评家意见分歧的时候,艺术家自己的意见却是统一的。

我们可以原谅一个人做一件有用的事情,只要他对这件事不赞赏备至。做一件无用之事的惟一借口是对这件事爱之过深。

一切艺术都是相当不实用的。

第 一 章

画室里弥漫着浓浓的玫瑰花香,夏日的轻风拂过园中的树木,开着的门便送来了馥郁的紫丁香味,或是满枝粉红色花的荆棘的清香。

亨利·沃登勋爵躺在波斯皮革做的长沙发上,习惯地抽着烟,数不清是第几根了。从沙发的角落望出去,正好看得见像蜜一样甜,又如蜜一般黄的金莲花在闪烁。抖动着的树枝,似乎很难承载花儿火焰一般的美。飞鸟的奇异影子,不时掠过掩着大窗的柞蚕丝绸窗帘,造成了瞬间的日本式效果,令他想起东京那些脸色苍白如玉的画家们。这些人运用必要的静态艺术手段,力求表达一种快速的动感。蜜蜂沉闷地嗡嗡叫着,穿行在没有刈过、长得很高的青草之间,或是单调地一味围着满地忍冬那金

黄色、灰蒙蒙的花蕊打转，似乎使这沉寂愈发压抑了。伦敦模糊的喧闹声，就像远处一架风琴奏出的低音。

房子中间直立的画架上，夹着一张画像，画像中的年轻人美貌绝伦，跟真人一般大。画像前面不远的地方，坐着画家本人，巴兹尔·霍尔华德。几年前，他突然失踪，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也招徕了很多奇怪的猜测。

画家打量着他如此巧妙地再现在艺术中的优雅俊秀的形象，满意的笑容闪过脸庞，似乎正要在那儿停留下来。但他突然惊跳起来，闭上了眼睛，手指捂住眼帘，仿佛想把某个奇怪的梦捂进脑子，生怕自己从梦中醒来。

“这是你最好的作品，巴兹尔，你所有的画中，数这幅最出色，”亨利勋爵慢条斯理地说。“明年你可一定得送到格罗夫纳画廊去。皇家艺术学院太大，也太庸俗。每次我上那儿，不是人多得见不到画——那当然很可怕，就是画多得见不到人——那更糟糕。格罗夫纳画廊实在是惟一的去处。”

“我哪儿都不想送去，”他答道，脑袋往后一甩，那副奇怪的模样，往日在牛津大学时总会引来朋友们的一阵取笑，“不，我哪儿都不送。”

亨利勋爵扬起眉毛，透过细细的蓝色烟圈，惊讶地看着他，那烟正从掺有鸦片的烈性香烟冒出来，升起一个个奇异的螺旋形圈圈。“什么地方都不送？我的好兄弟，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吗？你们画家也真怪！你忙碌一世，还不图个名声。而一旦到手了，你却好像又要扔掉。你真傻，因为世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议论更糟糕了，那就是没有人议论你。这样的画像会使你超越英国所有的年轻人，也使老年人妒嫉不已，如果他们还能动感情的话。”

“我知道你会笑话我，”他回答，“但我真的不能拿它去展出，

这里面倾注了太多自己的东西。”

亨利勋爵在沙发上伸长了身子，笑了起来。

“是的，我知道你会的，但我说的也是事实。”

“太多自己的东西！哎呀，巴兹尔，我还不知道你那么自负。你的脸很粗糙，线条也不柔和，你的头发像煤一样黑，而他仿佛是象牙和玫瑰叶子做的，我实在看不出你与这位年轻的阿多尼斯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啊，我亲爱的巴兹尔，他是一位美少年，而你——是呀，当然，你有一种富有理智的表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美，真正的美，终结于富有理智的表情开始的地方。理智本身是一种夸张，它破坏脸部的和谐。人一坐下来思考，便只见了鼻子，或是额头，或是某种可怕的东西。瞧瞧那些学识高深的职业中的成功者吧，他们多么令人厌恶！当然，教堂里例外。可是教堂里他们不动脑筋。一个八十岁的主教，说着自己还是十八岁的孩子时别人教他说的话，结果，他看上去总是极其讨人喜欢。你那位神秘的年轻朋友，他的名字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但他的画像可把我迷住了，他是根本不思考的。这我很有把握。他属于那种长相漂亮、没有头脑的人。这种人冬天该常在这儿，因为那时没有花儿可以观赏；夏天也该常在这儿，因为那个季节我们需要点什么来清醒我们的理智。别自作多情了，巴兹尔，你跟他一点都不像。”

“你不理解我，哈里，”艺术家回答。“我当然不像他。这我非常明白。说实在，像他倒让我遗憾了。你耸肩干吗？我说的是实话。大凡相貌和才智出众的，都会在劫难逃，古往今来，这种劫数一直尾随着帝王们蹒跚的步履。我们和自己的同胞，还是没有什么区别好。丑陋和愚笨的人占尽了世间的便宜，可以随意而坐，张大嘴看戏。他们虽不知胜利为何物，却至少可免尝失败的滋味。他们像我们所有的人应该生活的那样生活着，无

无忧无虑，随遇而安，没有纷扰。他们既不把毁灭带给别人，也不必遭受他人所加予的毁灭。哈里，你的地位和财富，我的头脑，虽然不怎么样——我的艺术，不管价值如何，还有道连·格雷漂亮的外貌——我们都得为上帝所赐予我们的付出代价，可怕的代价。”

“道连·格雷？这是他的名字？”亨利勋爵问道，穿过画室，朝巴兹尔·霍尔华德走去。

“是呀，这是他的名字。我并没有想告诉你。”

“干吗不？”

“啊，我无法解释，要是我挺喜欢什么人，我绝不会把他们的名字告诉别人，要不，这就好像遗弃了他们的一部分。我已经变得有些诡秘了，这似乎能使现代生活神秘莫测，或者妙不可言。最普通的事儿，一经掩盖便显得很有趣味。如今我离开城里，从来不跟别人说上哪儿去。一说便意兴全无了。这习惯大概也是够傻的，不过它给生活带来了不少浪漫情怀。我想你一定以为我蠢得可以。”

“别这么说，”亨利勋爵答道，“可别这么说，我亲爱的巴兹尔。你好像忘了我已经成家了，婚姻的一大魅力，在于瞒骗成了夫妻生活的绝对必须。我从来不知道妻子在哪儿，她也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两人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偶尔也碰头，一起在外面吃饭，或者上公爵那儿去——都以最严肃的表情向对方编造最荒唐的故事。我的妻子精于此道，说真的，比我高明得多。她从来不搞错日子，而我却常常出错。不过她发现了也并不吵闹。有时我倒希望她吵，可她把我取笑了一番也就算了。”

“哈里，我讨厌你这么谈论你的婚姻生活，”巴兹尔·霍尔华德说，信步朝通向花园的门走去。“我相信你真是一个好丈夫，